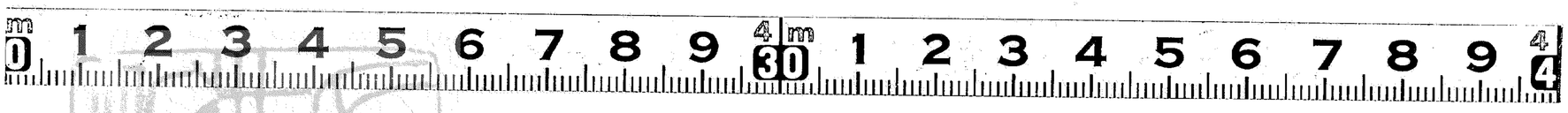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69 五

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書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瑋校正

。君道門

湯

處時之窮

甞讀書而至於湯未甞不悲湯之窮也雖然使湯安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者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也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脫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如何也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舍穡曰其如台者非助桀之言也不怨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於虐而不怨以伐焉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分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賊乎其君而上

之人誠忍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處時之窮者也（呂祖謙）

德澤深教化明

成湯伐桀而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見得湯之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然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其德澤之深者能如是乎雖桀無道而且以為正統之夏其教化之明而尊卑上下之分猶不忘乎此雖怨湯之言乃足以見湯之德澤教化也

應天順人（附武王）

極聖人之常遇天人之變吾其心任之而不之謝非樂乎其命之革也彼不克嚴其不可犯之尊任從自速其不可回之禍一鼓熱怨歘乎天人之從違恬然乎人心之去就秩細乎一事之不當則我於至理已有愧矣旋探天下之不平鋒四起而萃之亟吾不忍斯民之或擠於不可救藥之時舜忍一已自冒其不可測知之勢徼少懈乎吾身將大安乎天下之亦舂乎一時將大聲於後世（[illegible]）

以身自責

桑林之禱乃其至誠惻怛之所形以六事自責者又皆其反躬內省於天意然自常情觀之昭德建中必無不節之政克寬克仁必無失職之民制事以義宮室何自而崇聲色不邇女謁何自而盛以至不殖貨利從諫弗咈而苞苴之行讒夫之昌必不能以累乎湯也然湯固無是也湯奚敢以無是而自足哉蓋其平日所以處其身者常歉如也嗚呼聖人之用心如此哉

罪己

湯之德莫如罪己以玄牡告上帝者請桀之罪也有罪不敢赦者求己之罪也（范祖禹）

救民（附武王）

湯之伐桀討罪也非陑而不避險阻正兵也與桀戰于鳴條危之也兵刃既接勝負未可知勝則出民於塗炭不勝則貿貿然將何所恃以歸守危之固勝之也夫揖遜與賢而繼之以世又繼之以兵時愈交下視

古愧焉而不辭天下之惡名以救斯民不避後世之口實以援斯世昔所未有自我為之雖時有汙隆而理無彼此因時秉理聖人之時中此湯之所甚懼而不釋然者雖後有聖人不幸而遇後世天下望其來蘇如旱雲時雨苟能不恤吾身起而應之舉一世塗炭之民而置之清閟之地則湯之所甚懼而不釋然者至此可以無憾矣故曰于湯有光孟津之渡升陑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紂之罪若有凉德者武王之心又危於湯哉（說書蘇）

具訓蒙士

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所謂三風十愆惟曰具訓于蒙士而已此正易所謂蒙利用刑人意也

無心伐桀（附文）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斆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圖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蘇轍）

因亳民以見忠厚之化

湯之伐桀至於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然亳民乃憚於興師必誓以必往而強其從者此見湯之忠厚化於亳邑故其伐桀不惟湯有黽勉不得已之意而亳民亦至於強而後從非其本心樂為是舉非湯之盛德何以及此不然則安史之亂幽陵之民至以安史為聖惟恐其事事不濟豈至癥而後從哉

盤庚

不傷民字勝

盤庚遷都作書三篇而心腹腎腸披露於其未豈前此猶有疑未盡乎曰古人胡音語法如此也人方以吾為厲已而遽與之別白是非若將好勝然者是故撫諭慰釋以和其不平之心而未盡之意則徐待其定

而後從（陳傅良）

遷亳非強民

盤庚之遷亳曰不從厥志曰恭承民命蓋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盤庚非從其情乃從其心也非順其事乃順其理也

民之怨心不可禁遏

盤庚告諭爾衆則曰罔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論之民不樂遷沮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蓋民之怨心不當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怨怒之心日長矣況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為悉不足聽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呂祖謙）

法令恩意並用

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盤庚責人以必遷之辭也又曰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之辭也上兩言法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商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儒家則賞罰並用蓋無下兩言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無上兩言則徒善不足以為政

與民相憂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盤庚罔不惟民之承則憂民之憂矣而保后胥慼是民亦憂其憂也

以貨飭臣非盛世事

自盤庚有總于貨寶之戒至穆王之命伯冏復有惟貨其吉之戒成湯文武之際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高宗

用傳說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膺高宗之求儼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即傳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帝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略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為仁顔子復請問其目曾子之以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言說顔子以問目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顔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捷徑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顔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呂祖謙）

用傅說不可以常論

嘗推傅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而當世物論遂信之而不疑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矣漢文帝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豈是信哉後世用人者當如堯帝試舜斯可矣

周公所論者世臣

周公作君奭之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得一傅說而為商中興輔乎無以議為也而周公不取傅說而稱甘盤何耶蓋自古用人率[illegible]世選傅說雖足以當是責之宜而世臣陵落已甚矣

誠感天

災異有二人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為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之變以高宗之為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憲天之功德與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畧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呂祖謙）

夢得說

高宗思得賢於夢寐故朕兆先見亦不忘於夢寐之間今有煉誠心下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譬如明鏡物無不照亦非此往亦非彼來（程頤）

周

農事開國

周家以農事開國今觀七月之詩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之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無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耕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祖之食鬱及薁烹葵及菽備菓蔬之羨以充耆老之養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嘗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奬勸諭之故斯民亦以為生之樂而勸趣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怨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歡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真德）

民心念周

綏教於文武涵養於成康勞來安集於宣王卒之民心固結牢不可解黍離之歌降而猶歟葵丘之會感激奮發此猶可也至於末年以盟向予鄭而盟向之民不肯事鄭以陽樊予晉而陽樊之民不肯事晉（[illegible]）民心之不忍棄周雖衰微之後猶一日也

享國長久

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也（司馬光）

文武待臣之至

鹿鳴之詩曰燕群臣嘉賓是以臣為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為友也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親益至焉故序詩者謂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玩其詩止見其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三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者朋友之異

姓而尊者也三章曰邊豆有餞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覩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爲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爲有周之盛也夫（眞德秀）

日夜整齊其民

周之制民有罷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敎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弁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狐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羅網而後取也夫然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易化而法禁之所易行者由此之故也

不輕於用刑

成周之時左右刑罰有五禁爲先後刑罰有五戒爲所以警民於未然之先者甚明也兩造之禁訟入束矢而後聽兩劑之禁獄入鈞金而後聽所以防民於將犯之際者甚著也至開其自新之塗篤其自反之念則嘉石之平圜土之教其施於已犯之後者尤切也

刑乃所以教

周之刑罰具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抵以爲教也（眞德秀）

周官不載學校之官

周官三百六十而學校之官獨缺不載蓋以爲統領於六官者皆法之所寓而學校非法守之職也

周官法度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程顥）

周人無尊卑遠近

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於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

出乎職非職仕以天下之美材君之亦宜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材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踈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必為東伯六卿無宰則必為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設則未得以為伯君陳不設則未得以監商聖如周公而下欲人為則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為則淹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不聖於周公而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陳傅良）

君臣相愛

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

籍兵

觀成周籍民兵之數然後知古人之不誘乎名自司徒籍民數而言則治田為八家可任者蓋二十人至於起徒役則毋過家一人耳自司馬籍兵數而言則一甸六十四井蓋出七十五人至於行兵則又毋過三十人耳夫實調者如此其寡而虛籍如此其衆先王何自而不逃乎其名也兵之在民寧備籍而不用

理財

周官國用之制冢宰職之非擅專也治財之官終其身而不易其位其任久也貢賦所入庫藏所出皆身親其勞府史胥徒無與焉其職勤也是三者天子言而附之所用之人不敢以苟簡倉卒而責辦也故成周之財國不告竭而民常有餘此其効歟

[illegible]士

[illegible]之於樂菁莪之樂育觀樂之一辭古人養士之意何其厚也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觀賓之一辭古人取士之意又何其厚也

周禮春秋有功於周

周自夷王已下寖衰寖微京師存乎位號而已然五六百年間綿綿延延不絕如綫而諸侯卒不敢叛周者周禮在故也王室益弱諸侯日强又二百年亂臣賊子如麻然而畏未敢取周者春秋作故也自堯舜三

代唯周得八百有餘年雖后稷公劉積德自遠實以二代興矣嗚乎周禮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謂盡矣

天報其仁

文王不耻於失國而耻於失民必忍於辱已而不忍於闘其民避狄去邠而子孫有天下者七百餘年天報其仁也（范祖禹）

文王

受命稱王為妄說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又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默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游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遜國而去顧天下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歐陽脩）

善處君臣之間

不斷得民而民自歸之其勢可取而不取為商之民與為吾民何異臣人與為人臣亦何異故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謝顯道）

視民如傷

文王之視民如傷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不見其有可傷之地（呂祖謙）

挽人心以事商

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分不可易也而紂為之君夫紂誠君也文王誠臣也臣不可以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曰文王宜王夫文王固宜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為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也江漢之民王之民也東海北海亦王之民也無王則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我奚得以君之也今岐之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也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養老也嗟乎我何有於天下而天下過知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質成於文王而質成於我昆夷不遣聘於王而遣聘於我甚矣文王其無以謝天下也吾將有以率郊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羑里之囚人皆以為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為宜也我無以取信於君而得罪者宜也君奚過哉故易之書為明大分而作也自天文王安於羑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夷明養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始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於叛憤不至於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呂祖謙）

無逸

讀無逸見文王之勞讀立政見文王之逸

不自足

羑里之囚若可憂也而從容於演易靈臺之成若可樂也而暇食之不遑大顛散宜生之徒若可用也而復以為無能往來茲迪彝教

以人道使人

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范祖禹）

涵養

文王羑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吾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正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劉[illegible]）

為商室係民心

汝墳之卒章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勞苦之極

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張栻）

教化

王化之所振蕩德教之所鼓舞四方萬里如在掌與閭巷匹夫如游庠序當時兎罝有好德之心武夫有干城之畧江漢游女無犯禮之思汝墳婦人有勉正之義其歌於詩班班可攷也

武王

非聖人之言失之過

東坡謂武王非聖人斯言過矣故其所言竊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之論而不察孔子之意蓋孔子止謂武王征伐不及舜之禪遜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詩曰武王有聖德故後世信孔子而不信東坡也既以武王非聖人而苟文若卻言聖人之徒何哉（石變世）

武未盡善是聲音之效

說者以征伐不及揖遜曰迹固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未正之前不能無錯者（謹灝）

征伐非聖人所欲

以言其德則韶武二樂皆盡美也蓋樂者德之華也以言其應世之事則武為未盡善蓋征伐非聖人之所欲也（周孚先）

舜與武王同道

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伐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事固如此征伐之義固不如儀鳳之容然聖人豈以我所遇之時不如舜而私自已哉盡善盡美聖人之意豈不曰舜與武王同道（謝顯道）

化天下

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勇如此則教

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illegible]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覲之以鄉射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日孳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

知天下之勢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曰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病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有待而後然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爲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

傾紂之否

武王誓師之書必曰泰誓者乃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以往伐傾紂之否故名篇以泰誓（王安石）

憂無君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周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見於湯則非必見於夷光未見於武則釋先見於虺湯之慙夷之非武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也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天下無寧君（呂祖謙）

急於聞道

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践祚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真德秀）

教化

武王反商政之初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則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有心於教

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釋者曰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秉旄示有心於教牧野之戰武王何心哉

通道於九蠻八夷

武王通道于九夷八蠻蓋蠻夷來王而其道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

成王

不以法待士大夫

成王周官之告戒獨望之講學而法無與焉先王所以厲士大夫法設不用也不以學取人而徒法之恃賈誼所謂官徒遇之彼將官徒自為（陳傅良）

為治有序

內脩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黜商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外之寇鄉鄰之鬬者也先脩而後攘可也境內之寇同室之鬬者也苟不先治其鬬室可得而治乎武庚三監之伐近在肘腋實係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在封域之中聲勢相倚者也二患既除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是固治之序也（呂伯恭）

得周公以輔養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程頤）

關市之征

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秦觀）

兵權不偏屬於一人

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兵權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奭命作威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子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

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胡安國）

躬行周公之訓

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使成王不能躬行周公之訓則言爲徒言爾今觀周官之書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即立政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之意也如立大師太傅太保而下即常伯常任準人之意也如戒有官君子其爾與常作之師即其惟克用常人之意也尊所聞行所知成王所以進進於高明光大之地歟

司寇不言刑

成王司寇之命不言刑而言掌禁者蓋治於已然不若沮於未然先王之立刑法惟恐天下之人入其中而不能自出故爲之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人有懼心易避難犯此先王忠厚意也

宣王

備禦當周

人有常言一身之內備風寒者不過幾處守要之說也（宣王[illegible]）

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城東方則仲山甫矣式南國則申伯矣[illegible]北國則韓侯矣四夷已備其三異時犬戎之禍乃作於西以乘其不備之處狐鼠之巧於伺便乘隙從古然矣一隅不謹且遺後患況夷垣啓鑰以縱盜之入乎（林少穎）

志足以立功

大雅始於雲漢著其心也小雅始於六月著其功也編詩者之意以爲有是心者然後有是功宣王惟其出此是以能挈天下之大器以就其能成之大功

攘夷狄

宣王之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周境也宣王之治戎狄不盡吾境不置也（呂祖謙）

明文武之功業

政事之脩則欲如庶獄庶謹之勿誤器械之備則欲如爾戈爾矛之必飭謹徵接下則必如遣使之禮樂側身脩行則必如內治之憂勤遣將

命帥賢然采薇杕杜之歌而還定安集之民猶其在懷保惠鮮之日凡為此者固將以紹文武立治之大經而措斯世於道化盛行之日也

秦

以得人興

前世論者咸以山河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地勢便利使之然也猶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于秦仲率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待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功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渡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入公以為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自後孝公增脩穆公之德舊錄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士而予之衛鞅以孝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治後世克遵先軌范雎蔡澤辯說釋蹻而取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并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為虧（余元度）

不師古

謂先王井田不足繼而開阡陌之議謂先王鄉遂不足復而發閭左之兵封禪之典謂先王禮儀不足以飾治也參夷之誅謂先王刑法不足以齊民也

先王良法美意不復存

自封建之法廢而郡縣則官無定守自井牧之法廢而阡陌則人無定業自什一之法廢而為太半之賦則民財竭矣自三日之役廢而為閭左之戍則民力盡矣其他良法美意掃地無餘

不去肉刑

三代法度秦盡變更獨不去肉刑安得不滅（石安世）

失道非一日

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斯乃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夫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來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挾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矣夫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此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請也二人之不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鞠其親戚師傅積威權之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東坡）

始皇

天厭秦

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觜長距雞闘六國而擅場後以鉤爪鋸牙虎噬萬方而擇肉終以多藏厚斂饕食兆民而富國然後戍五嶺築阿房驅周禮之書盡赴回祿惑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收太半之富則黔首豈分用三夷之刑則赭衣柳比鯨鯢國政螻蟻人命原膏野血風腥雨羶民厭秦也訴之於天天厭秦也授之於漢秦獨厭天厭民而自王乎

詩書之道廢

秦以山西蠶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李泰伯）

以失士而亡

秦人既一天下以為六國之餘士游談於齊之稷下客食於四公子之門客於齊養於燕者尤在也而不盡去是則無以弭患設重賞酷罰以致名士欲盡殺而後快而不知結軌連衡之徒又溢出而聚於豐沛之子弟耳餘之廝役韓之黨入香之盜分裂四鶩各苟富貴卒合而亡秦（陳正齋）

又

夫智勇辯力此四者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者役人以自養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民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戒於始皇二世然當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若是速也（蘇軾）

坑焚之謬

李斯獻策始皇用之燒經書焚學士謂可以杜異見息訕謗矣然沛公一起言太公兵法運籌決勝者張良也說下秦將使攻和者陸賈也收圖籍薦大將撫根本者蕭何也陳洛罷取亡之戒者樊噲也將思歸之以出南鄭定三秦者韓信也脫挽輅言建都陳山河百二之利者婁敬也自餘如參陵平勃之徒莫不以材智策烈為漢宗臣計其生時秦子楚尚未得華陽夫人也或伏於胥吏困於卒伍屠狗販繒寄食乞憐姓名不聞而往往已有蹀血咸陽殂臨祖龍之志矣始皇既不得而坑之

方且憂心非巷議之人治偶語非今之罪是猶大川泛溢壞堤潰決而區區於增土石窒罅漏不亦愚之甚哉史謂秦愚黔首夫黔首固多愚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愚者非秦之所能愚也然則滅仁義之塗絕諫説之辨以一身而讐疾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愚其心至於賤疾而不知刃迫而不見是則自愚而已（胡寅）

以術留天下

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攻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如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銷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蘇轍）

吏不肖

昔秦人之趨亡非一道也而其若是大甚者吏不肖也吾觀始皇之初陋三代之封建其弊至於戰國髖髀相依以滅王室故夷其城而郡縣之其慮誠遠也既而天下之吏習於嬴氏之暴斬艾剝琢草菅其民而斃之重之以頭會之斂閭左之徭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當時之吏非殘忍佷漁病民以逆其君者則貪饕華炎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户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而起一呼響應毛奮而鱗集戮力以傾秦漢者不可勝計為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抵皆郡戕其守縣倅其令以應之者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降敵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者也而孰為秦守哉其間黨秦之惡不肯遽臣妥者如三川之守田四川之守社南陽之守錡亦欲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敗而塗地則亦為降虜而已亦奚救於秦之斃耶秦以虎狼之強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夕有變

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嫗子嬰之席未暖天下為漢何也秦人之憂素不及吏也

知儒之不可殺

委自亡秦以詐力自私始以儒者為不切於用雖然彼固惡之也亦有所忌而未敢誦言殺之也種瓜函谷設穽驪山以秦氏之暴虐殘鷙焉欲殺則殺之耳何至委曲紆餘如此意者恐天下以殺儒議已而始先為自文之也如是則於儒生雖然能殺而亦深自知其不可殺也已

羣書考索卷五十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撰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臣道門

皋陶

刑不可有

舜之九官若典禮樂也司教養也未嘗不決於汝諧而任刑一事獨以明允期之蓋禮樂教養不可一日無而刑不可一日有也

以德用刑

禹稱皋陶邁種德穆王論皋陶教祗德蓋其職雖在於明刑而其心未嘗不本於德也

論典禮與天命天討之異

皋陶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典禮必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雖天子不得而私故不言我（時瀾）

以德用人

九德之名自皐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人之論人者必廣其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殺辜者幾希皐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真德秀）

主外治

舜之時在庭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皐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皐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皐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皐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皐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皐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乃遜於皐陶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蓋有見乎此（時瀾）

君臣相遜

刑期於無刑民協于中此舜治也舜不敢自以為功舉而歸之皐陶曰時乃功皐陶不敢自以為功曰帝德罔愆而舜猶曰俾予從欲以治惟乃之休此足以見君臣相遜之美而上下常有慊然不自居其功之意也

稷

體阻飢之心見乃粒之民

以舜之時烝民乃粒何嘗阻飢然舜之命棄乃若是云者蓋欲棄嘗體阻飢之心見乃粒之民若見阻飢之民則百穀不期而自播矣

為生民立命萬世開太平

禹稷思天下溺由已溺思天下飢由已飢便是為生民立命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便是為萬世開太平

契

其教即大司樂之樂德樂語

唐虞之時任於朝者非天子之族類則世臣巨室之家其起於耕[illegible]漁微者不過數人豈當時世家子弟皆賢哉亦教之有道耳然舜之命夔以教胄子也必屬之典樂之夔何哉蓋古之教者不在於辭令文章[illegible]長善救失以成其德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矣樂者所以和平其心志而導達其善性也此舜之教胄子所以先諸樂歟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即教以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即教以樂語也

典樂兼教

典樂教胄子見夔兼兩事既典樂又教胄子樂與教不可以不並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動盪感發使人之良心悠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名久而不廢也（呂祖謙）

伊尹

卓然獨見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為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於伊尹故湯得伊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張九成）

樂堯舜之道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翫而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而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則所謂知之者也（楊時）

取予合義

一介與萬鍾若論利害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非能一介知所取予故雖祿之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視獲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

諸人為泰否一介不以取諸人為泰潔然君子之取予適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思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同上）

從容於處利害之際

湯方聘伊尹於莘尹幡然而從之豈必於伐桀哉苟可與為堯舜之君者初無擇也豈特伊尹為然雖湯亦然故五就桀者亦湯志也至於五反而不能至然後止於亳而伐桀之謀定此湯伊尹之本心也然後放天子太甲不以為慊及其復之太甲不以為怨從容去就如處湯桀之間蓋惟無利桀之心雖伐而不疑於亂惟無奪太甲之志雖放而不疑於篡此聖人之事常人所不能測也

有天下之大節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計者矣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不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脅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蘇軾）

人知其志於太甲復位之時

伊尹之志其自知則在遷太甲于桐之日人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亳之時

善進諫

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至于再三而不以辭氣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太甲尚未形之時也其言膚傷有哀悼不能自已之意及其過

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宗則九廟為墟矣使人凜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忝厥祖忝祖之言視墜宗之言為孰嚴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墜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允圖曰萬世有辭斯望之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川格言大訓明備森嚴如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於幾微而不從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則諫諍之言過其傷多矣為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嗣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呂祖謙）

傳說

高宗深知傅說

初高宗之於傳說其知之確矣豈真足以夢得哉雖夫疏遠之士欲舉而置之貴近之右未有以信於天下也故假諸夢以神之故孟子告齊宣王曰必不得已而使卑踰尊疏踰戚不可不重（陳傅良）

學無止法

傳說告高宗以典學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真德秀）

開聖學之源

學之一事前此未經見也說命曰惟斅學半曰念終始典于學於是始有學之名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同上）

高宗之得說以心之通

高宗之用人不求之於必可得之人而求之於不可知之夢事近恠矣然高宗審其所夢之象而旁求之於天下而并以其所夢之意告之於人而舉朝之人不恠且疑耶使者四出交錯道路而傳巖之野負版之役夫儼然肖焉遂載而去之而說亦不辭舉朝之臣與其天下之人與其同役胥靡之人其愈不恠且疑耶既至而相之命之為礪命之為霖雨命之為舟楫命之為瞑眩之藥自比於弗視地之跣其勤若是其誠

若是耶以高宗之不言且夢帝而得之且形貌求而肖之且舉版築而相之且命之則說宜有驚世之智絕人之謀而從曰從諫好學之類而已耶而高宗又從而信受之服行之終始尊任之卒以繼伊尹之功而興商何耶甚矣其不待其功以致物而以其心而致物也如此（劉屏山）

周公

用天子禮樂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曰周公其衰矣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出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不當為其誰為也（程頤）

誠於任管叔

管叔不令公宜無不知也與其使之監商而終致辟為孰若封之有庳當貴之而已耶游氏曰象以殺舜為事其凶愚既已暴於世矣觀其志亦不過欲富貴而已舜以兄之道處之故封之有庳而使吏治其國所以處象而全之也若管叔之惡未著於迹其才又非象比也且志亦未可量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不仁將自絕於君親而棄之耶君為有庳之封則彼將以為鄙我而速亂耳周公之親愛其兄宜無不盡其道矣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呂大臨）

不相忌

召公為保有欲去之志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為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惟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呂伯恭）

待士

周公之治天下何如其治討其一時之士雖賢且能孰有出周公之右者也雖有智計謀議孰有出周公之意者也以周公而輕天下之士則

天下之士夫誰議而周公則不爾也沐不敢暇櫛也食不敢下咽也周公非不敢也周公則以為不沐不食不過足以病吾之一身爾不幸而失一士則足以病天下病風俗吾則不忍以一身之安而易天下之病風俗之病也

羣書考索卷五十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聖賢門

孔孟（類子附）

孔與天一孟聽天所命

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之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爾孟子地位未到此故曰夫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辯害教者

天下之事有害於教者聖賢辯之有害於已者聖賢不辯少正卯楊墨害教者也故孔孟辯焉向魋臧倉害已者也而孔孟豈好辯乎庸人又

是（石安世）

論孟所言異而同

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朱熹）

知人

猶無孔子顏子毀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特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劉彥冲）

孔俯就孟高致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程灝）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同上）

孔孟言語之異

孔子言語句〻是自然孟子言語句〻是事實

孟子未至孔子

孔子為陪臣為宰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有許多水然後為海所以未至孔子（程顥）

孔孟不棄天

天之所以予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予我者必有以用我也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不倦不惱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賢之用心也固如此（蘇轍）

氣象之異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盖

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〻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程顥）

孔子

十年一化

孔子之聖固天縱也而造次顛沛未學忘學自志學至縱心十年一化大聖自修循節〻而進（劉彥沖）

文武相濟

當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常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則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謝諤）

不言之辯不得已之權

孔子不見孺悲有不言之辯見陽虎有不得已之權（謝諤）

仁化

善人為邦百年方能勝殘去殺比之王者則多七十年矣三者必世而後仁比之孔子則多二十七年矣夫子攝行相事於魯七月而誅少正卯凜然有戮飛廉驅虎豹膺夷狄之風為政止三月耳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途道不拾遺客至如歸肅然已有無忍犯禮莫不好德之風行之一年宜如何哉其曰三年有成者夫子而居其聖也謂之賢於堯舜生民未有豈過論哉（張九成）

綱紀治功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天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非他人可及故嘗言後世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丞相謂三年而化臣弘尚幼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早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有次第所謂朞月而已可也綱紀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程頤）

不急之用

子羔之為宰有所不取而必說乎未信之漆雕子張之干祿有所必辯而獨賢乎屢空之顔子三子之言志有所不進而惟與乎詠歸之曾點

深知門弟

夫子之於門人其念慮所起平生所志雖未形於顏色語言夫子固已得之矣如曾子不問夫子見其何處遽提其名指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子貢不問夫子見其何事遽提其名指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夏無一語也夫子忽斥其短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路無一語也夫子忽斥其短曰由也不得其死然聖人內外明快群弟至前顏色未萌言語未發其幽隱微密夫子已坐照於不言中矣

憂在天下

天生孔子不獨為魯雖孔子其憂亦未嘗不在天下也周之末列國爭為雄長而天下騷然苦矣孔子拳拳于其間欲以一己捍天下之難故不用於魯則之齊之衛之荆之陳之蔡不用於諸侯則欲為政於費不用於中國則欲為政於蠻夷車馬之迹環於四方雖流離困乏而不悔聖人憂天下之不得其所而欲行其道如此其勤也（李邦直）

洙泗門弟

洙泗之濱席間函丈聖化天運速子貢之學而一貫自通達顏淵之才而卓爾自見或謦或欬或顰或盼或笑或語一警之下萬慮消亡（呂祖謙）

處身與處國不同

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之兵能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同上）

語默皆道

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焉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隱聖人亦焉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為有隱乎我者也（謝顯道）

門人皆有用之才

夫子之門人顏閔伯牛可以為輔相仲弓可以為諸侯宰我子貢可以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為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范祖禹）

鄉黨一篇該盡聖人

自孔子於鄉黨至誾誾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齋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必齋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事接物之變（蔡節）

樂天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道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張栻）

言卽非道

今觀夫子之與顏閔言也見聖人之粹乎其溫而非和也觀夫子之與由求言也見聖人之厲乎其嚴而非高也觀其與宣哀諸將君言見其懍乎其不倨而非矜也觀夫與季孟諸大夫言見其端乎其不撓而非矯也至於立教之言則寬乎不迫而不至於肆傷時之言則慨乎不平而不至於感人見其為言也吾見其為道也

生知

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殺知天地之終

夾谷之會

觀孔子夾谷之會折強齊郤萊人戮侏儒歸侵疆此即大禹決汝漢排淮泗周公膺戎狄驅猛獸之規摸也盛矣哉（張九成）

寬猛各當

每讀論語觀孔子進互鄉見師冕與鄉黨一篇何其雍容如此及為魯司寇少正卯非有顯然可指之惡一旦誅之於兩觀屍之於朝三日[illegible]何其可畏也不如是何以為孔子（同上）

禮樂

仲尼有其德而無其位於禮嘗言而不制故或行夏或善殷或從周於樂嘗正而不作故雅頌各得其所如有用者則以其所言制為之禮以其所正作為之樂故其禮貫先聖後聖之精義其政有不盡乎樂集古今之正聲其德有不至乎（呂大臨）

學有形容難盡

一時從游竭所聞窮所見於不可形容之中而強名之曰麟鳳歟河嶽歟日月歟生民以來未之有歟性與天道聞不可得歟堅高前後卓不可從歟

溫良恭儉讓

蓋清可為也而難於溫溫者清和之發也和可為也而難於良良者易直之發也本無侮人之心貌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泰之心用如之何而不儉本無競強之心行如之何而不遜至於此則泰然矣儼然矣其泰然也豈不如春其儼然也豈不如秋豈不容貌可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和樂豈不莊敬遠暴慢不足道也遠鄙倍不足道也夫容貌如此識弟子豈不能學以致之乎蓋有忿懥之心者必不溫有收戾之心者必不良有欲上之心者必不恭有驕人之意者必不儉有物我之心者必不遜則溫良恭儉遜其惟聖人能之乎（謝顯道）

繫周易

道充乎一性吾則粹聖人之淵道周乎萬物吾則恢聖人之天吾道其淵耶粹然者或可養而成吾道其天耶恢然者不可強而得宗廟其美百官其富宮墻其數仞豈不足以極綏來動和之機然天下幸不幸難以自決而孚化之德卒不能恢其覆幬之天吾寧淵其淵不時出而用之春生秋殺一字已嚴陶冶諸子大巧已妙吾心所潛吾道所習自不應徒嗜韋編而不有以發其蘊也馬圖泌於河而斯文善其未喪周爻畜於吾而木鐸振其遺音三古之所未該三聖之所未悉吾一槩而竟發之則前日淵人之淵豈不為今日溥博之天即羽翼大成翱翔萬世爲慊乎鳳儀之不至也（劉穆元）

周公富貴不如孔子貧賤

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弓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貴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

羣其偏以收天下之全

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于鬬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

墮三都

盖田氏六卿不復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為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矣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

因才而成之

盖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詩書曰道在是已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以為智者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捆田以植苗大小長短甘

辛醎苦者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

無可無不可

夫子之於晚周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交不必皆賢卿大夫也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聖人之道非固如此狥乎人也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其過不專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也（陳良傳）

集大成

天德出寧時而措之夫焉有所倚曲肱飲水之非清秉田委吏之非和而木鐸斯文之非任歟

顏子

惟發二問

顏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荅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廣易之用内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蓋之（劉氏山）

好學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〻而優則仕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爲始其既仕也以學爲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爲好學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程頤）

樂道

回不改其樂是猶大火中眞金乎疾風中勁草乎雪霜交下而松栢自有和氣乎。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程頤）

忘富貴貧賤

或問富貴而矜貧賤而嘆使處富貴如處貧賤處貧賤如處富貴則矜嘆不發先生曰見得一者難使顏子以貧賤處貧賤又安得樂顏子於此非特忘富貴而貧賤亦忘了此人所以雖視之不堪而回則不改也所見到此便是樂天。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而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得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周茂叔）。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程頤）

克己復禮

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仆藩墻去陛級撤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輔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子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微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能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己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與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涖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微者非唱顯者非隨夫何故吾心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逆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張九成）

四非之目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程頤）

與禹稷同道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而知其非意誠心正不能也玆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見其進未見其止

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張軾）

勇

或問顏子為人似乎怯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楊萬里）

樂聖道之實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東坡）

閔子騫

不輕仕

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抑仲弓之賢猶為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范祖禹）

民

學者能必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騫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公山弗擾佛肸亂人也召夫子夫子欲應之季氏雖不臣夫豈不知我而欲以為宰也閔子辭之何也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蓋其變化莫測人雖欲殺之亦不可得也況得而汙之乎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於衛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二子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智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矣乎（謝顯道）

孝

子騫之行能使其父母昆弟人無間言此難能也舜之父母兄弟以頑嚚傲聞於天下然則閔子賢於舜乎曰舜以諧頑嚚瞽瞍底豫為孝閔子以善父母兄弟為孝（范祖禹）

子貢

善問孔門惟子貢最為善問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及其入也不問衛君乃問夷齊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遂知夫子之不為又如子路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不知之子路以語子貢子貢乃不敢指魯大夫而問夫子遂荅以非禮觀此可以見子貢之善問（張九成）

以了悟為聞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張軾）

留情於富貴為貨殖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不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張軾）

器達於小成器者成材之謂學者充實得也使其能輝光何害其為不器何害於[illegible]形而上者子貢聖門之達者於道體無不窺見設未能從容而安亦可不謂之小成乎孔子以器許之猶後世以通達治體者謂之國器未可執方論也（謝顯道）

聞一知二知類通達至極其數者顏子也凡物有對舉其偏而知其對者子貢也（呂大臨）

聞文章而知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異乎人之所謂文章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異乎人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之聽言異乎人之聽言也他人聞夫子之文章止於文章而已子貢聞夫子之文章於其間知所謂性為天道惟子貢智不足以知此則又安能語此則夫子可不謂善言乎子貢可不謂善聽乎後世諸子言性與天道者多矣言紛紛使人彌不識者亦異乎夫子之言矣

後世學者觀者於章句之外毫髮無所得也亦異乎子貢之聞矣（謝顯道）

學不及曾子

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語曾子一以貫之蓋不得其問而告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其問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發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如曾子之唯也（尹焞）

季路

死生鬼神

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蓋至理無一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知此而不知彼者哉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荅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知之矣（呂祖謙）

喜聞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周茂叔）

百世之師

子路亦百世之師（程明道）

勇則不惑

道無乎不在無往而不可也故曰蠻貊之邦行矣又曰欲居九夷然而孔子未必行未必居爲有可行可居之理則必明之公山弗擾佛肸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明其可往而已仲由好勇故可以受此言他人則不能不惑無勇必多疑故也由知夫子之可從海之可往而不知不必往爲此知進而不知退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范祖禹）

可共患難

子路在聖門最為可與共患難者（謝顯道）

求仁

顏淵季路與夫子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謝[illegible]）

曾子

一貫忠恕

夫道一而已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無往而非一此至人所以為無己也豈參彼己所能與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一以貫之也雖然忠所以盡己恕所以盡物則欲求入道者宜莫近於此此忠恕所以違道不遠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使曾子之知不足以及此則仲尼不以告而曾子不自諉矣今曰忠恕而已者所以告門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然則曾子豈有隱於是耶蓋門人之知不足以及此而強告之適所以滋其惑使門人誠於忠恕則於一道亦何遠之有（游酢）

事親

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楊遵道）

能之短而明之卓

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得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夫言之似也而差之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而不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為真也若參之魯夫子言之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為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尨礫佛道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蒙然癡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癡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發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汲而汲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

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或學之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務以為道之資道固無用於能而亦何用於不能哉謂能可以入道者妄也謂不能可以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以入者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而明之卓則其為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而謂為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而謂為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為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

所見大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卑終不類（[illegible]）

得道以魯

蓋嘗謂曾子在孔門嘗特以為魯學道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之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以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楊時）○參也竟以魯得之（明道）

子思

率性致中

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恃其致率也者循是敎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者也性不可見而率性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楊萬里）

言與湯合

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脩道之敎即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眞德秀）

言與堯舜合

夫子傳堯舜之道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

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中庸之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知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若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朱文公）

善立論

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定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行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人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議者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之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子

於時君人欲中開道其路

放鄭聲所以告顏子也豈容有今樂古樂之說焚咸丘所以書春秋也豈於好樂之外復有田獵之說是孔子之道至孟子一失矣嗚呼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顧在用之如何耳孟子之於時君特於當時人欲中開道其路使駸駸入先王之道而不覺如好勇不妨其安天下好貨好色不妨其與百姓同之好樂亦然好今之樂不妨百姓同樂此善用也

明王道闢異端

孟子卑管仲而狹許行貉白圭而蚓仲子禽獸楊墨妾婦儀秦（張九成）

變孔子之論而歸於正

孔子之論多論其常孟荀之論多論其變然孟子則變孔子之論而歸於正荀子則變孔子之論而流於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至於孟子則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惟義所在斯不亦變而歸於正乎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荀子則曰禮起於聖人之偽斯不亦變而流於邪乎夫人之所守所學不可因時而遷徙觀二子同生戰國而孟子歸於正是無戰國之心荀子流於邪是有戰國之心也（石𡼏）

有大功四

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闢楊墨黜五伯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不載有功於名教

嘗讀中庸之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性果惡邪則違性之謂道可也爲用率且性既惡則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參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楊萬里）

浩然之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之謂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守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程顥）

功不下禹

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氏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有禹稷事功

（程顥）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正人心 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養性存心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楊時）

正君心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有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矣（真德秀）

知易春秋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程頤）

知詩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之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張載）

有德之言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者造道之言也（明道）

只言心 子思言性而孟子只言心蓋性無所執所以惟求之心心治則性得蓋心出於性故也如求放心養性存心盡心之類所以治心甚嚴不動心孟子所得（謝諤）

責難於君 齊宣王問王政孟子稱文王治岐滕文公問守國孟子稱太王居邠齊

宣王好勇孟子稱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責難於君也（范祖禹）

言王道

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仁之用大矣（楊時）

出乎富貴

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孟子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且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楊萬里）

其中有守

孟子之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紊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泰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不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蘇軾）

伯夷　柳下惠

以清和成性

言聖人者止是謂成性夷惠得言聖人者以其於清和成性也柳下惠之和和而若無所守則成何道理故不易其介以直道事人和而近於清也伯夷之清既如此又恐拘則隘甚矣不念舊惡與得仁何怨此清而近於和也若不然則何以階於聖人但德差偏

以身救天下之弊

聖人所以太過人者皆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若伊尹伊尹之任其弊多進

而寡退苟得而害於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蕪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刻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王安石）

明君臣之義

周之興也一時君臣方以拯民爲急則萬世大倫有未暇及異時作樂且著其未盡善之懷則聖人不得已之意正欲有所託而後見也於是伯夷者出焉以任其責周之衰也考槃在阿之樂往往形於歌詠而栢舟之仁人每每致其不遇之嘆自是長沮桀溺之徒蕭天下君臣之大倫廢矣於是柳下惠者出焉以明其義彼豈不知食粟之羞耳於采薇避世之樂愈於三黜亦曰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大義不明則天下後世不得以安其生吾寧屈吾身以明大義毋寧吾身獲出處之便而天下後世被不可以一朝居之禍

真墨宏

[illegible]之頌伯夷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然又用希又曰伯夷不食周粟其道雖隘而乃能不念舊惡其量亦宏（張顯）

孔孟之論各有主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非拔本塞源不能也（上同）

清之過

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伯夷叔齊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其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然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己棄乎之不吾屑而棄夷齊者是固天下之棄矣而

以吾之潔清而不能乎天下是夷齊亦有過正（韓[illegible]）

老聃　莊周

老氏所談者衆

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談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効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言忠信之薄而亂之起者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因之以荒唐謬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效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同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術自此起陰陽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衍何晏而極皆以啟亂世至斵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原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眞德秀）

申韓出於老莊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自老聃之死百有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　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不足用

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天下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其為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蘇轍）

刑名原於道德之意

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者何哉夫清淨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考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人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違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張耒）

其辭奇

聖賢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夸言之如逍遙養生篇曲譬廣諭張大其說論其要逍遙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楊時）

羣書考索卷五十六 終

續集

所圖書